

【文学研究】

从《樵歌》看朱敦儒思想情感的流变

梅楠

(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 通过《樵歌》透视了作者朱敦儒一生三个时期的思想情感流变。作者的青年时期, 主要抒发豪奢疏放之情, 其词作内容大多以男欢女爱、离情别恨等传统题材和否定功名富贵之作为主; 中年多忧郁哀伤之思, 与其国仇家恨、民族感情、流离生活、仕宦生涯相关, 词作内容较为丰满, 感情较为沉挚; 晚年主要为闲适清雅之音, 颇多赏花填词、饮酒品茗、泛舟江上、徒步山林之作, 部分词篇虚无色彩浓厚, 由此可以看出老庄思想对作者晚年词作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 文学; 朱敦儒; 《樵歌》; 内容; 感情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6)03-0087-04

Evolution of ZHU Dun ru's feelings from *Qiaoge*

MEI N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nt and feelings of *Qiaoge* can be concluded according to various periods of ZHU's life. In his young age, ZHU's poetries in Ci Form expressed the feelings of exclusive life and ease, so the content of poem in *Qiaoge* at this stage was focused on love between young boys and girls, the grief of departure, and negation on dignitary. The poetries in Ci Form in *Qiaoge* written in his middle age embodied strong sadness induced by the shame of the nation, ethical feeling, and migratory life. The poetries in Ci Form in this period were more voluminous in content and sincere in feeling. The poetries in Ci Form in his old age had more elements of coziness and elegancy. Most of poetries in Ci Form in the period focused on enjoyment of flower and plants, drinking and having tea, cruising on rivers, and traveling in mountains. Some of them had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nihilism. Accordingly,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s of LAO Zi and ZHUANG Zi on ZHU Dun ru can be seen.

Key words: literature; ZHU Dun ru; *Qiaoge*; content; feelings

0 引言

朱敦儒(1084-1159)以擅写隐逸词而闻名于世, 也以“天资旷逸、有神仙风致”^[1]的隐士形象为世人所知。从苏门作家和周邦彦等词人相继谢世到南宋辛派词人兴起的数十年间, 朱敦儒算得上是一位很有特色、值得研究的词人。国家不幸、词家幸, 使他成为这段乱云飞渡的历史上少有的令人瞩目的词坛

明星。朱敦儒的创作从总体上来看, 其词作精华就是这部《樵歌》, 其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具有相当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从他的作品和人生选择中, 不仅可以看出这位跨越两宋的文人心态, 还可以听到在国难当头时期他与慷慨悲歌一同存在的另一种声音和另一种思想情怀。

由于朱敦儒一生各个时期的社会环境与生活遭遇不同, 词作的内容和感情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

特点。从《樵歌》创作实际来看,可以将其按照内容、情感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南渡前隐于市井所作)、中期(漂泊南下和宦海沉浮所作)、晚期(致仕后彻底隐逸所作),这三个时期的词作,无论是内容还是情感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

1 豪奢疏放之情

朱敦儒出生洛阳,早年家境殷实,经常狎妓冶游、诗酒唱酬、作登山临水的游赏,过着诗酒美人的清狂日子。在后来的词作中,他曾经对这段浪漫快乐的时光做了深情的追忆:“故国当年得意,射麋上苑,走马长楸。对葱葱佳气,赤县神州。好景何曾虚过,胜友是处相留。向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2]124}“生长西都逢化日,行歌不记流年。花间相过酒家眠。乘风游二室,弄雪过三川。莫笑衰容双鬓改,自家风味依然。碧潭明月水中天。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2]125}

词中提到的“伊川”、“洛浦”、“二室”(嵩山的太室峰、少室峰)、“三川”(伊水、洛水、黄河),都是洛阳的山水名胜。由词洞见,一直到南渡之前,词人在家乡过着一种自由自在、轻狂不羁的生活。这期间的词作内容主要为两个方面的取向:一是写男欢女爱、离情别恨的传统题材,如“花满金盆,香凝碧帐,小楼晓日飞光。有人相伴,开镜点新妆。脸嫩琼肌著粉,眉峰秀、波眼宜长。云鬟就,玉纤溅水,轻笑换明挡。檀郎。犹恁意,高擎凤枕,慵下银床。问今日何处,斗草寻芳。不管馀醒未解,扶头酒、亲捧瑶觞。催人起,雕鞍翠,乘露看姚黄。”^{[2]123}显然,这首词没有脱掉那种脂粉风月的气息,柔情旖旎、格调婉丽;二是肯定富贵功名之作,如“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2]100}他漠视王侯的狂气与傲骨,通过豪情四溢的词句,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疏快清拔、才思不凡,与李白粪土王侯、浮云富贵的精神一脉相承。北宋末年的词坛主要以珠艳玉鲜称胜。可以想象,在莺莺燕燕的一片柔语细声中,忽然传来这样清新的歌唱,人们听到了该是怎样的欢欣,难怪它“最脍炙人口”^[3]。所以人们提到朱敦儒,就不能不想到他“几曾著眼看侯王”和“且插梅花醉洛阳”的名句。这也是他轻狂生活和旷放性格颇为生动形象的写照,并因此被称为名盛一时的“洛中八俊”之“词俊”^[4]

2 忧郁哀伤之思

金人入主中原,宋室南渡,粉碎了朱敦儒及其上流社会的浮华春梦。国破家亡的惨痛和长达数年的流离颠沛,使朱敦儒及其周围的名士们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的词风都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胡尘卷地,南走炎荒,曳裾强学应刘”。^{[2]7}可以想象,作为一个过惯富贵饱暖生活的官宦子弟、一个恃才傲物的名士,竟然流落到这样的田地,靠强腆脸面、寄食于人生活,他该是如何的难堪、痛苦。

2.1 漂泊时期

在漂泊生涯中,朱敦儒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很大变化。流亡途中唱出了词人从未有过的悲凉声调:“无奈尊前万里客,叹人今何在,身老天涯。壮心零落,怕听叠鼓掺挝。江浮醉眼,望浩渺、空想灵槎。曲终泪湿琵琶。谁扶上马,不省还家。”^{[2]19}而另一首词更加抒发了他心中的悲哀之情:“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2]19}在这首词中,其感伤中更有激越之音,境界宏伟壮阔而又寄意深远。同时还能令人想到他的《减字木兰花》中的两句:“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朱敦儒笔下夕阳的意境,不就是赵宋王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真实写照吗?可见,民族危亡的现实象一副清凉剂,使这个过去浑浑噩噩、懒慢疏狂的风流名士猛然清醒过来。

沉痛的感慨,苍凉的格调,代替了昔日的疏狂与风流,表达了金人南犯这个特殊时代的民族情绪,反映了民族的大灾大难,抒发了亡国的大悲大恸。朱敦儒以一介布衣的身份,满怀社会的忧患意识与个人的飘零之感,以沉郁之笔留下了那个年代民族生活的精神和历史。

从1127年到1133年的七年间,是朱敦儒一生最为辛酸沉痛的时期,也是作者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他的作品饱含了国耻家恨、民族感情,也融进了词人深深的悲哀和对命运的哀叹。过去那种没有真情实感的应酬之作,华丽雕饰的着意之词,百无聊赖的无病呻吟,得形遗神的模仿之笔,一下子都不见了。痛苦的回忆、多难的生活、强烈的耻辱和刺激,使朱敦儒词中的感情深沉了,眼界开阔了。

昔日词人之笔下,只是尊前花间,个人闲适之情,酒后观赏之景。最阔人空旷的,如“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2]40}、“唤飞鸿,遮落日,归去烟霞外”^{[2]159}等,也不过是词人眼中所见,还没有能够

神游八极,心至目外。这归根结底是词人的生活、理想、兴趣都比较狭小所致。南渡以后,个人与国家、民族的苦难命运联系在一起,因而词人得以由此及彼,由眼中景到心中景,由关心个人命运到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词人的境界从狭小的生活圈子一下子扩大了。词的基调由满足、闲适、放浪变为悲怆、凄凉、激愤。过去是“鲈脍韵,橙齑品,酒新香,我是升平闲客、醉何妨”^{[2]380},如今却“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停杯泪满巾”^{[2]138};过去是“浮生春梦,难得是欢娱。休要劝,不须辞,醉便花间卧”^{[2]157},如今却“扁舟去做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江南泪满巾”^{[2]316};过去是“看美人呵手,旋浥罗巾”^{[2]91},如今却“有客愁如海,江山异,举目暗觉伤神”^{[2]84}。从升平醉饮狂欢到举杯伤神泪沾巾;从闲看美人呵手浥巾到举目四望,河山残破,满怀愁绪。这是何等差异!

2.2 为官时期

七载凄苦漂泊的逃难生活,使朱敦儒饱尝了艰辛,看到了百姓的苦难:“旅雁向南飞,风雨群初失。饥渴辛勤两翅垂,独下寒汀立。”^{[2]330}。词人决心在国难当头之际“幡然而起”献出一份微薄之力。

词人在仕宦(1133~1149)时期,恢复大业耿耿于怀但又不得实现,词中透出无奈沉郁之思,格调悲抑,也是和君国社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其《苏幕遮》曰:“酒台空,歌扇去。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芳草连天云薄暮,故国山河,一阵黄梅雨。有奇才,无用处。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欲指虚无问征路,回首风云,未忍辞明主。”在这种宋高宗无心抗金、执意求和的形势下,朱敦儒志在中兴恢复,不忍离开朝廷。对故国山河的关切和对屡次征召的感戴,以及欲展奇才之愿是他出仕和不忍退隐的主要原因;而从“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的悲叹中,似乎又可窥见另外一个原因,即为世人所说的他不敢得罪秦桧。正因为入仕中有无奈的成份,入仕后不免有“暂借权监,持节纆朱我其惭”的心理和“不能者止,免苦龟肠忧虎尾。身退心闲,剩向人间活几年”^{[2]292}的愿望。那种“乾坤许大,只在棘针尖上坐”^{[2]295}的官场险恶感有时还导致他对国事的绝望。固然词人与许多乱世时期的志士一样具有忧君爱国之心,而官场的黑暗现实、朝廷的腐败又使他产生厌宦之情,寻求解脱。

战乱频仍时期,总会有离乱文学的出现,这类文学由于常常能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引起读者的哀悯,也往往因作者经受过由和平到动乱的变迁,对苦难的体验特别深切而使作品更显真挚动人,向

来被视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而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向来以狂傲处世的朱敦儒,一旦认识到自己被朝廷当作粉饰太平、侍奉帝王的文学弄臣,其心中的失望与愤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一度因际遇的变化而激起的豪情壮志也随之冰消雪融了:“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2]29}对官场的失望与厌倦进一步引发了他对过去纵情山水、无拘无束的隐居生活的怀念。他深刻地意识到,官场并不适合于自己,只有青山白云才是自己的归宿,一种误入红尘的悔恨之心油然而生:“我是卧云人,悔到红尘深处。难住,难住,拂袖青山归去。”^{[2]385}

3 闲适清雅之音

事实上,就整个《樵歌》来看,更有意味、更值得评说的可能不是那些忧世爱国、怀旧叹新、思乡念友之作,而是词人在经过那个战乱和动荡的时代后,对人生的思考和选择。从这类对感觉的描写中,我们细加寻绎,不难发现其中包含着围绕其对事世的认识而延展的人生选择,显示了词人对自身肉体 and 灵魂安排上的选择和追求方式,显示了类似于苏轼那种“我欲乘风归去”和“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矛盾。

嘉禾前期,因自己主战而被罢官,他心怀不平。一颗创巨痛深的心灵憩息在怡人的湖光山色中,满怀哀怨又挥斥不尽。这时的词作情调疏放、旷逸,境界超迈、清远,鲜明地体现了飘逸的特色。此时朱敦儒已年逾七旬,但还精力弥漫,以他的隐逸词在词史上独标一格。嘉禾后期,晚出之悔恨与中原恢复之绝望交织在一起,他唱道:“看透虚空,将恨海仇山,一时授碎。”^{[2]45}“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2]270}语言浅自如话,情绪颓唐,格调闲放。

朱敦儒归隐江湖,并非偶然现象。宋高宗绍兴年间,隐逸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而朱敦儒的归隐显然与这种风尚有一定的联系。如果说朱敦儒的隐逸词作还时不时地表现出一些封建士大夫的软弱心态,那么抗金名臣向子湮一步步走向以隐为乐的境况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剧。向子湮在绍兴初年任徽猷阁直学士兼知平江府,由于他临危不惧,置生死于度外,可谓一时名臣。后因坚决反对议和而触怒秦桧,于1139年辞官,归隐清江“芗林”别墅,优游度日。还有叶梦得在绍兴年间因受投降派排斥,在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时,主动上疏告老,归隐吴县卞山石林故居。忠义爱国之士张元干于1131年“不屑

与奸佞同朝,飘然挂冠”^[5],以41岁归隐福州故里,度过了二十余年漫长的闲居岁月。

朱敦儒晚年隐居生活的内容,不外乎赏花填词,饮酒品茗,泛舟江上,徒步山林,友渔樵,乐农事,喜亲戚等,这些都在词中真实地反映出来,并且都被词人染上了老庄思想自我解脱的虚无色彩。如《朝中措》:“先生筇杖是生涯,挑月更担花。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飘然携去,旗亭问酒,萧寺寻茶。恰是黄鹂无定,不知飞到谁家。”主要表现其优游闲适,潇洒自在。又如《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主要表现其看穿世情,及时行乐。再如《满庭芳》:“鹏海风波,鹤巢云水,梦残身寄尘寰。老来穷健,无闷也无欢。随分饥餐困睡,浑忘了、秋热春寒。清平世,闲人自在,乘兴访溪山。渔竿,要老伴,浮江载酒,舫棹观澜。倩轻鸥假道,白鹭随轩。直到垂虹亭上,惊怪我,却做仙官。中秋月,披襟四顾,不似在人间。”表现了其超凡脱俗,寄身世外。诸如此类作品都从多方面描写隐居生活,从多角度表达隐逸情趣。

事实上,朱敦儒在词史上的位置主要是因为他的这次隐逸留下大量表现隐逸情趣的词篇所致。这些词篇约占《樵歌》总数的五分之三,题材包括渔父、田园、饮酒、游仙和日常生活。经历了辗转逃难、应征出山、官场失意的词人再次归隐的时候,褪尽了先前的风流与轻狂,多了几分沉重与沧桑。如果说他前期隐逸词中已流露出了一些“自乐闲旷”的消极情绪,那么后期隐逸词则更是充满了旷达自适、浮生若梦的颓废情调。

在这个时期,主要风格是逍遥、超逸、乐天自适的,但有的词作又深藏忧怨。如《好事近》:“眼里数闲人,只有钓翁潇洒。已佩水仙宫印,恶风波不怕。此心那许世人知,名姓是虚假。一棹五湖三岛,任船儿尖耍。”这是一颗苦涩的心灵倾诉。它虽然也说“名姓是虚假”,但是给人们带来的感觉还是一个优秀人物被逼无奈,没有作为的愤慨与惋惜,流露出一股凛然的正气。同时,也不能够否认,他的隐逸词中也有不少虚无思想比较浓厚的篇章,如《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须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这里已经寻觅不到早年的孤高、壮年的热忱以及初归嘉禾时的怨恨。

他似乎飘然物外,对人间世界无所用心了。

正如清人汪叔耕所说,朱敦儒的词“多尘外之想”^[6]。绍兴二十四年,词人在他生日那天作《如梦令》:“好笑山翁年纪,不觉七十有四。生日近元宵,占早烧灯欢会。欢会,欢会,坐上人人千岁。”此时已74岁的他似乎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隐士了,完全融入了生活的淡泊中,安于生活现状,以平常之心过平淡的生活,疏狂的秉性、痛楚的经历、不甘的挣扎,此时已经慢慢淡化开去,一位天资旷远,颇具神仙风姿的隐士毫无掩饰地坦露着他淡淡的隐逸情怀。

4 结 语

无论从词人一生各个时期的社会环境与生活遭遇来说,还是从词的风格和内容上来说,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洛阳时期,时代承平,词人过着诗酒美人的清狂日子;漂泊时期,身丁忧患,抒乱离之感,家国之怀,境界旷远,格调苍凉,感伤中更有激越之音;仕宦时期,恢复大业耿耿于怀但又不得实现,因而词里透出沉郁之思,基本格调是悲抑的。嘉禾前期,因自己主战而被罢官,心怀不平,一颗创巨痛深的心灵憩息在怡人的湖光山色中,满怀哀怨又挥斥不尽;嘉禾后期,晚出之悔恨与中原恢复之绝望交织在一起,语言浅白如话,情绪颓唐,格调闲放。

古人评论朱敦儒,历来都是着眼于他的隐逸词,《花庵词选》谓其“天姿旷远”^[7]。本文以为,朱敦儒的代表风格的确以其隐逸词最富有艺术个性,这是他在宋词发展史上独特的贡献。同时,随着时代变迁,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角度,都可以入词。悲壮、苍凉、哀艳、闲逸、放浪、颓废、忠爱、游戏、诙谐……抒胸臆,见性情,各式各样的风格都呈现在词里,反映出了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以及词人的思想感情。

参考文献:

- [1]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好词选[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 [2] 朱敦儒.樵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 周必大.二老堂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4] 楼 纘.攻愧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
- [5] 毛晋.芦川词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6] 张宗樾.词林纪事[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 [7] 黄升.花庵词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